

□散 文

梨 树 花 开

石泽丰

老梨树长在村子南头的土丘上有近两百年了。每年春天，满树洁白的梨花争相开放，翘首在枝头，一如村子里成群的姑娘，活泼、可爱，年复一年地活跃着青春的气息。

我奶奶说，这梨树见证了石家大屋人丁兴旺。石家大屋是我出生的村庄，当初只有十几户人家，经过几代人的分枝散叶，现在已一百多户了。我好多年没有回去过，上次听说那棵老梨树在全村人集体搬迁时已被拔掉，心里难免有些难过。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儿时与伙伴们爬到树枝杈上，吊着脚，个个像房梁上的春燕；有的身手较好，纵身一跃，还能从低处的枝杈上轻松地跳下。孩子们去那里玩，大人们从不担心，仿佛梨树就是一位照看他们慈祥的长者，呵护着孩子们成长，守护着这个村庄。

老树皆有灵性，我认同这样的看法。村庄不知从何时起立了一项不成文的规矩：无论是娶进来的媳妇，还是嫁出去的姑娘，花轿抬至梨树下时都要歇下来。我小婶从名叫下午房的村庄嫁过来，花轿途经老梨树时，轿夫们便放下肩上轿杠，个个走到捆扎好的新娘的被子边，伸手摸藏在被子里的红壳鸡蛋、方便糕等可食之物。他们的脸上先前被下午房的姑娘们涂抹过胭脂、红漆，满

脸洋溢着喜气。我那时八九岁的样子，跟着迎亲的队伍跑前跑后，围着抬来的嫁妆打转转，因为那里面也有事先放好的花生、糖豆。丙水就是其中的一个轿夫，他从小婶的木箱里抓出一把花生，塞到我手上。我兴奋得不知所措，拿着花生跑到梨树下吃。正当我剥开第一粒花生壳时，头顶上传来了喜鹊的叫声。不知从何时起，这里飞来了两只喜鹊，它们还在高处的树杈上做了窝。看到轿夫们歇脚在梨树下，喜鹊们也高兴得叫声迭起。

梨树上有吉祥之鸟栖息，老人们更加坚信石家大屋风水好，从那之后，他们把梨树看得更重了，自觉保护起梨树、保护起喜鹊来，绝不允许谁上树掏鸟窝、掏鸟蛋。第二年春天，鸟窝里孵出了好几只小鸟，它们探出头唧唧喳喳，对着梨花叫。我感兴趣的不是这梨树上的喜鹊，而是每年春天这梨树上开着的白花，它们圣洁、无暇，像我从电视里看到的公主白色的裙，在微风的吹拂下翩翩起舞，很有诗意。

梨花年年开，也年年落，像极了村庄里的血脉，不断地新陈代谢。石家大屋年年迎娶媳妇，全村老少个个欢喜；一旦家有女儿嫁出，左邻右舍心里要难过上好一阵子，万般不舍。记得我小

婶结婚后的第三年，庆龙的大姐红霞要出嫁了。她出嫁时，全村的老老少少送了一程又一程，送到梨树下，许多老人不停地抹起了眼泪。红霞坐在轿子里，哭唱着嫁歌。这些嫁歌深情地表达着红霞的歉意。她哭着哭着，凑热闹的我感到脸上忽有一阵微风过，抬头一看，一瓣梨花正从枝头飘落，落在了红霞的花轿上，轿夫们喊一声：“起轿”，红霞便连同一闪一闪的红色轿裙去了她的婆家。往后的岁月里，村子里许多姑娘都和红霞一样，从村子里嫁出，带着村庄的气息，带着老一辈人的血液，告别了自己出生的地方，告别了梨树，成了别处村庄里的媳妇，在那里生儿育女，完成传宗接代的使命。正如红霞在嫁歌中所哭的那样：“我（哩）——一屋两头（哩）——姐妹（耶），成窝里鸟（哇）各自飞（耶），东往东飞西往西飞……”她们一年年飞出，梨树的年轮一年年增加，记录和收藏着村庄一年年发生的故事。

又是春天，又到了梨树开花的季节。然而，因为前些年村庄集体搬迁，梨树倒在了锯斧之下，听说许多根须仍残存在那片土地里。在最近的一次梦中，我梦见那片土丘上，一棵小梨树长在原来老梨树的位置，枝头上还开着几朵洁白的梨花，绿叶映衬，显示出了

新生的气息。正当我伸手去摸梨花时，却被一个女孩拦住了。我不知道她是这个村子里谁家的女儿，感觉她长得像这小小的梨花一般美丽。她告诉我，这些梨花还没有长大呢，它们还需要呵护，顿时我心生内疚。看到我尴尬的模样，小女孩用手捂着嘴，“咯咯咯”地笑了。随后，她看到我一直在注视着她，她羞涩地躲到了梨树的背后，我四处寻找，未果……我在一身冷汗中醒了过来，满脑子都是那棵老梨树的模样，它枝繁叶茂，在村子的南头开着满树的梨花，被风吹着，梨花如鸟展翅欲飞。

我在回想：先枝、菊莲、艾花、胡妹……我儿时亲眼见过的从那棵老梨树下嫁出去的年长于我十多岁的姑娘们呢？她们嫁过去的那些村庄，早年我还能叫出一些名字来，现在全忘了，她们的相貌在我脑海中也变得模糊起来。是啊！我掐指一算，她们个个现已是做奶奶的人了，虽然娘家这边子孙健壮，但她们回到石家大屋的次数越来越少。我离开故乡后，与她们见面的次数更是少得可怜，有的自从她们出嫁就再也没有见过。想到这里，我不由感叹：时间！这个转动永不停歇的无形风轮，就这样把我们遣散，且一去不复返。

□诗 歌

在杏花村，我闻到了酒香(外二首)

张承斌

牧童遥指过的杏花
依然香飘千里，沾衣欲湿
声声鸟鸣
从阡陌、竹林、洲潭处
汇聚而来。无所畏惧
弹破了，清明的寂寞
此地
你不必寻找一个故人的影子
到处都是蜂一样的弥散
夹杂油菜花的醇香，四处袭来
交织春景，提炼成诗
醉倒了游人

春天辞

河畔的小草，最懂鸟鸣
深藏的玄机，所以，瞒过水底的
石头，忘情舞蹈

这三月阳光催生的季节
总有一阵东风在闲庭信步
一丝雨，趁你痴迷，悄然落下
油菜脱去黄袍
开始展露日趋丰满的肌骨
麦粒直指苍穹，寸土不让
蜜蜂吟咏着优美的诗句
邻家顽皮的孩子枕着花香睡去

候在季节的深处

就这样拈花一朵
守在季节的路口
携风一起，亮出
千万双失色的眼神
背着匆忙的春色
我们候在季节的深处
用心挽留，希冀河水能够倒流

□诗 歌

城市的农民工

林海平

在水泥森林间
穿行着一群守望者
不畏艰辛，不言疲倦
他们是城市的隐逸诗人

手握铁锹镰刀
背负着家园的情感
他们行走在夜色中
如同行云流水，自由而执着

在城市的边缘
他们是被遗忘的旋律
每一次弯腰，每一次挥锹
都是对土地的深情

眼神清澈且沉静 是真实的
如同晨曦中的一滴露珠
看尽城市的浮华喧嚣
却守护着内心的一片净土

城市的农民工
是一首被埋藏的诗
在钢铁森林的角落
绽放着生命的芬芳

汗水浸湿了城市的土地
滋养着城市的绿色
每一滴都是对生活的赞美
每一滴都是对坚韧的传承

无声的言语 刻在他们脸上
用行动演绎着静谧
他们藏在喧嚣中
却散发着安详的气息

早晨晨曦微露 他们
在忙碌中寻找安宁
农民工知道，生活如同舞台
每个人都演绎着不同的角色

城市的凡人镌刻了他们的身影
他们用温暖的双手
撑起一片希望的田野
扎下每一根对生活的执念

繁华与喧嚣的城市 农民工
是一道被埋没的风景
他们的笑容
是城市动人的诗篇

在城市的拥挤中
他们是那一抹清风
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
他们是那一缕明亮的光

在斑驳的光影中
你们是城市的诗
用无声的孜孜不倦
演绎着生命的赞歌

拥抱二十四节气

徐满元

讲述二十四节气故事
征文

中国天气·二十四节气研究院安徽分院
淮南师范学院二十四节气研究院 联办
淮南日报社

自记事时起，便经常从母亲嘴里听说二十四节气的名字。以至于稍大一点，我就像熟悉小伙伴们的乳名一样熟悉二十四节气。

还未到上学年龄，我对不少与二十四节气有关的话语便耳熟能详。如“新春（指立春）大似年”“春打九九头（立春即立春）”“吃了冬至面，一天长一线”……而小学低年级即诵读的“立春天气暖，雨水糞送完。惊蛰多栽树，春分犁不闲。清明点瓜豆，谷雨要种棉……”我至今能脱口而出。一些跟二十四节气有关的习俗，也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如清明祭祖、立夏称体重、白露打枣……至于“冬至吃饺子不冻耳朵”的说法，是我参加工作后才听说的。

二十四节气对农业生产的指导作用，早已深入到我这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的儿子的骨髓。如早稻要在立夏前栽插完毕，晚稻必须在立秋前全部栽插到位。这大概就是当年抢收早稻、抢插晚稻，即村民们所说的“双抢”时节异常忙碌的原因之所在。加之天气炎热，却“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其中所包含的苦和累，我是多次领教过的。难怪后来的人生路上，无论遇到什么样的辛劳，只要想想当年的“双抢”，我便一副坦然加释然的样子。

1986年，20岁的我终于如愿以偿地“跳出农门”，到千里之外的苏州上大学。原以为从此会与二十四节气逐渐疏离起来，没想到四年后大学毕业的我，却二次分配到淮南工作。而百科全书式的鸿篇巨制《淮南子》即诞生于此风水宝地。更巧的是，二十四节气也被《淮南子·天文训》在



南浦大桥之夜 包 鹏 摄

他叫马林，年轻时做事粗心大意，常常因为丢三落四而闹出笑话。尽管大家都叫他马大哈，他却总是笑笑，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然而，那一年的冬天，一枚图章却彻底改变了他。

那时，老马在一家建筑工地干活，辛苦了一年，终于到了领工资的时候。他兴冲冲地来到老板的办公室，准备领取自己的血汗钱。然而，当他掏出钱包时，却发现那枚至关重要的图章不见了。他急忙在身上翻找，但无论如何也找不到。

他对老板说：“按个手印吧。”老板脸色一沉，坚决地说：“没有图章，不能领钱。”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跟老板说了许多好话，央求老板通融一下。但老板始终不为所动。

他憋着一肚子火，又无可奈何，只好走出办公室，四处寻找那枚丢失的图章。突然，他看见工场的木匠间边上有许多

□小 说

一枚图章

王 辉

边角料。他灵机一动，挑了一块合适的小木头，凭借自己的一点小聪明，动手刻了一枚粗糙的图章。他拿着这枚图章回到老板办公室，心里忐忑不安，生怕被老板识破。没想到，老板居然上当了，让他蒙混过了关。他窃喜不已，庆幸自己脑子活络，成功地“耍”了老板一把。

他领到了工资，心中的大石终于落地。只是他对于老板的怨恨却仍未消散，心想，老板真不是东西，故意刁难自己，企图拖欠工资。若不是自己的机智，恐怕今年都无法回家与家人团聚了。

春节过后，他又回到了工地，老板看见他，微笑着问：“那枚图章找到了吗？”

他一愣，回答道：“什么图章？不是早就找到了，还在你这领了工钱。”老板笑了笑，说：“你那点小心思我岂会看出来，那是你自己刻的吧。本来这种图章是不能用的，但考虑到你要回家团圆，我还是让你领了，也算是给你留了面子。”

他听了，脸微微一红，心中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尴尬地低下了头，小声地说：“那、那你为什么直接让我领了？”老板又笑着说：“那是为了让你深刻记住

□随 笔

春天的乡村是个大菜园

俞东升

命”，常生于山涧水畔，荒田野地，可她“天生丽质难自弃”，在一片野菜丛中，她那亭亭玉立、窈窕淑女的清纯模样，人们一眼就可识别她独有的芳香。俯下身子，用手轻轻握住鲜绿的马兰茎叶，好像“粉丝”正在握住他所心仪的明星的手，欣悦之情无以言表。

“薤白”——第一次看到这个名字，就觉得好古雅，其实它的小名叫“野蒜”。翻看旧诗集，很多大诗人都曾为它赋诗。杜甫的“基闻薤白，重惠如何”，白居易的“酥暖薤白酒，乳和地黄粥”，欧阳修的“青松月下泉合路，白草原头薤露声”……这些诗句中的“薤”字，好比镶嵌在口腔里的“金牙”，熠熠生辉，吸入眼球。野蒜在外形上酷似家养的小葱，只是茎叶比较细，蒜头也比较小，吃法也五花

八门，可以用来炒鸡蛋，也可切碎了做饼，甚至还可以腌菜——无论怎么个吃法，它都是别有一番浓浓的风味哦！

马齿苋，家乡人称之为“长寿菜”、“平安菜”。那些年的年夜饭，一家人围坐在大桌边，桌上堆满了各种美味佳肴。不过，在大鱼大肉的旁边，有一碗薤不起眼，它就是晒干了的马齿苋，黑黢黢的茎丝裹在一起，像洗碗的清洁球，母亲指着它说：“这是长寿菜，也叫平安菜，你们都吃一点，往后都平平安安！”于是，我们都伸向鱼肉的筷子，掉头转向这碗“平安菜”。马齿苋为何能保人们“平安”？我查了资料，原来马齿苋富含维生素、胡萝卜素、蛋白质、粗纤维及钙、铁、磷等元素，具有清热、解毒、消肿、凉血、降压、利尿等功效，食用马齿苋可祛病除疴，延缓衰

这次的教训，以后做事不能再粗心大意了，否则迟早会吃亏的。我看你人还是蛮聪明的，只要好好干，我不会亏待你的。喏，这是春节开门包，拿着吧。”说着老板将一个红包塞进他的手里。他接过红包，心中瞬间明亮起来，原来老板是个好人啊，既严格要求又充满人情味。他对老板的怨言瞬间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满满的感激和敬意。

从那以后，他变得格外认真起来，对待工作再也不敢有丝毫马虎。那枚自己刻的图章，他也一直带在身边，时常拿出来看看，给自己敲敲警钟。他再也不想让别人说自己马大哈了。

多少年过去了，如今老马自己也当了老板，尽管在一些场合，图章的功能已经逐渐减弱，但这枚图章对他来说却越发显得珍贵。老马经常给员工们讲图章的故事，把它作为企业文化发扬光大，代代相传。

老。

车前草，顾名思义是“车子前面生长的草”。这个名字源自一个传奇故事。相传西汉名将马武，有一次带兵征战，被困在一处荒山野岭。正值酷暑，士兵们口渴难耐，小腹疼痛且尿血，连战马的尿也是鲜红。正当大家束手无策时，马武忽然发现有几匹马的病情有所好转，尿血也停止了。为了弄清缘由，他便观察这些马的动向，发现战车前面的一片猫耳状的草，都被马儿吃光了。马武急中生智，忙在附近采了这种草回来，把它熬成汤喝下，自己的尿血症也很快痊愈。于是，马武立即号令全军服食这种野草。几天之后，全军人马全部恢复健康。马武看到这种野草一般都生长在战车的前面，便欣然大笑，喊道：“好个车前草！”从此，“车前草”的美名便传播遐迩。

国人“医食同源”的说法，很多野菜既是一盘佳肴，亦是一味中药。春天的乡村犹如一个大菜园，生长了各种美味蔬菜。家庭餐桌上，若能摆上一盘鲜嫩的野菜，一家人享用这真正的绿色食品，既美味可口，又保健养生，何乐而不为？

置身于春天的乡村野地，宛若一只小兔，闯进了一片丰饶的大菜园——目之所及，便能触到野菜的“野趣”芳踪；鼻之所闻，即能嗅到野菜的“野性”气息。

“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等不及冰霜消融，荠菜便率先向人们“剧透”春天的信息。荠菜，乡人叫它“地儿菜”，它贴地而生，性情低调，吃法也简洁，洗净之后，开水焯一下，沥干水，切碎，加点红辣椒，放点盐和醋，再用麻油浇一下，拌好就成为一道美食了。在咱家，妻子更愿意用荠菜包饺子。先将鲜嫩的荠菜洗净，晾干，切碎；再用绞肉机把五花肉绞成肉泥，将荠菜与肉泥搅混在一起，荤素互搭，捏成芯，再给它“穿”上饺子皮，放在油锅里煎，吃的就是两个字：清香。当然，也可直接把荠菜倒进油锅，红锅清炒，其色绿，其气香，其味甘，是春天赐给人类的一盘“营养小吃”。

马兰头仿佛是艺术家，给自己取了好多艺名，如“路边菊”、“蓑衣莲”、“红梗菜”、“蜻蜓头草”等。不过，我还是觉得这个名字与她最相适宜，意趣淡雅，又不失人间烟火气。马兰头“公主身，丫头